

日本和平運動

鄭森禹著



世界知識社

日 本 和 平 運 動

鄭 森 禹 著

世 界 知 識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369

日本和平運動

著 者：鄭 森 禹

出版者：世 界 知 識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58,000

--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8,000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2,600元

D7515/88

目 錄

一	緒言	1
二	日本和平運動的特點	2
	(一)日本和平運動和爭取民族獨立與 國家安全的鬥爭相結合	2
	(二)日本人民曾飽受戰爭尤其是原子彈的災難， 對戰爭的恐怖感特別強烈	8
	(三)美國戰爭政策下日本人民極度貧困和不自由， 和平運動與改善日常生活的鬥爭相結合	12
三	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	21
	(一)日本和平運動的開端與推進（美國發動侵略 朝鮮戰爭以前的時期）	21
	(二)“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的成立及全面媾和運動 （美國發動侵略朝鮮戰爭以後）	24
	(三)民族危機與日本和平運動的擴展（反對亡國 條約與戰爭條約）	27
	(四)日本和平運動與國際和平運動的結合及國內 和平鬥爭的躍進（一九五二年的發展）	31
	(五)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世界人民和平 大會與日本和平運動	43
	(六)日中、日蘇友好運動的增長（日本和平運動 重要活動的一部分，一九五三年的特點之一）	50
	(七)日本和平戰綫的擴大（一九五三年的發展， 反對軍事基地與反對重新武裝的高漲）	56
四	關於日本和平運動的若干考察	77

一 緒 言

日本和平運動是隨着國內外局勢使日本本身所受的戰爭威脅日益加深，以及國際和平力量的增大，而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最近幾年來，特別在美國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和締結變日本為殖民地和軍事基地的片面對日和約及一連串奴役性條約以後，日本和平運動有着加速的發展。可以說，在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裏，在美國直接軍事控制下的困難環境中，日本和平運動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範圍也是比較廣的，人民大眾投入和平運動的鬥爭也比較劇烈。雖然日本和平運動目前在組織上還沒有達到完全的統一，因而在這些方面特別需要作更進一步的努力，以求更高的發展；但不能不承認，日本和平力量在世界和平鬥爭中，已成為一支反對美國戰爭計劃的有力隊伍。

由於日本問題是目前重要的國際問題之一，日本人民的和平鬥爭受到了全世界普遍的重視。尤其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曾經破壞過亞洲的和平，而目前美帝國主義者更在積極地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把它重新武裝起來作為美國在遠東發動侵略戰爭的尖兵，所以日本和平運動的發展趨勢，更為亞洲各國所重視。

二 日本和平運動的特點

(一) 日本和平運動和爭取民族獨立與 國家安全的鬥爭相結合

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和平運動是與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安全的鬥爭分不開的。在民族意識較強而處於美國軍事統治下的日本，這種結合特別顯得具體而生動。

如所周知，日本人過去在軍國主義的鼓吹下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大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日本已轉而成爲遭受美國軍事佔領統治的附屬國。通過所謂“對日和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及伴隨而來的美日“安全條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行政協定”(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駐留軍設施區域協定”(即美日軍事基地協定——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以至“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日本已成爲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但美帝國主義者意猶未足，更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強制日本簽訂了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同時又簽訂了“購買剩餘農產品協定”、“經濟措施協定”和“保障投資協定”三個有關文件和若干諒解事項，這樣一來，就更其加深了日本這種殖民地軍事基地化的程度。日本人民對於這種情況看得很清楚，因而他們把“和約”以前美國在日本單純的軍事佔領時期稱爲“總司令部政治”，締結“和約”並增設大使館後，稱爲“大使館政治”。日本人又把上述美製“對日和約”等一連串的“條約”、“協定”，稱作亡國條約及把日本拖入戰爭的賣身契。實際上，美帝國主義的代表麥

克阿瑟、李奇微以至克拉克加上墨菲或艾利遜，都相繼作了日本的太上統治者。日本賣國政府業已成為美國反動派統治和奴役日本人民和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

美國不僅在政治上統治日本，對日本政府發號施令；經濟上控制日本，包辦日本的經濟生產和貿易；文化教育上麻痹日本，從事奴化、欺騙的宣傳教育；而且更在軍事上縛住日本，佔領日本並把日本縛在美國已經開動着的戰車上。

美國把日本國土當作發動侵略戰爭的砲架子。與所謂“對日和約”同時簽訂的美日“安全條約”，規定美國享有在日本本土及周圍駐紮陸、海、空軍的權利。“行政協定”更規定日本要對美國駐軍提供軍事基地，按照“駐留軍設施區域協定”所規定的基地數目高達六百零三處，但在一年以後（一九五三年八月）即已增達七百五十處之多，幾乎全日本都基地化了。爲了開闢飛機場、築軍港、建營房、造軍用公路，日本人民賴以爲生的無數農田、山林、漁港以至有歷史意義的名勝古蹟等都被圈佔。在侵朝戰爭中，日本已替美國軍隊盡了很大的基地作用。美國的戰爭藍圖不但要使被指爲“不沉航空母艦”的日本全國基地化，且不惜化日本爲未來的戰場。

美國又要日本人民充當炮灰，重組日本軍隊。侵朝戰爭開始時麥克阿瑟所建立的七萬五千名變相軍隊的“警察後備隊”，一九五二年十月改稱爲“保安隊”，人數增至十一萬，並進而準備再改稱“自衛隊”，人數也將繼續增加，公開在美國軍官指揮下當作正規軍隊編組和訓練。有的且曾在朝鮮戰場上出現。隨着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的簽訂，吉田政府又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最後確定了按照美國的要求而擬訂的兩個重整軍備的法案：“自衛隊法”與“防衛廳組織法”。這兩項法案規定把美國軍事“援助”所擴充起來的“保安隊”改名爲“自衛

隊”，先前的變相軍部“保安廳”改名爲“防衛廳”。單只第一年度的計劃，日本反動派就準備將現有的陸海空三個兵種的“保安隊”十二萬三千人，“按美國標準”擴充爲十六萬四千五百人。美國官方早就公開宣稱，要把日本武裝部隊的力量增加到十個師（三十五萬人）。在“亞洲人打亞洲人”及“反蘇”、“反共”的惡毒計劃下，美國正在日益加緊地迫使日本重建龐大的陸海空軍，也就是完全受美國控制的僱傭軍——被日本人稱作“肉彈”的砲灰。

美國並把日本當作兵工廠，替它製造大量的殺人武器和軍需品。從朝鮮戰爭發生迄一九五三年三月，僅侵朝戰爭中美軍在日本的所謂“特需訂貨”，就達十多億美元。“特需訂貨”的價格非常低，據東京商工會議所調查，有許多廠商不得不做虧本生意。例如最先開始接訂“新特需”的大阪機工廠和小松製作所，以四百美元接訂一門值一千美元的迫擊砲，並以九美元接訂一顆值十二美元的八一糰迫擊砲彈等等。美國又迫令日本人服繁重的軍事勞役及負擔巨額的軍事費用，在所謂“防禦分担費”的名義下，甚至駐在日本的美國軍隊和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設施等用費，也要日本分負供養和支付之責。

美國人還在日本享有種種特權，爲所欲爲。許多特權是由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協定，特別是根據美日“安全條約”而產生的“行政協定”中所指定的。美國當局和日本賣國政府並迫使日本議會制訂種種給予美國人特權的法案，包括享有治外法權，佔用土地港灣，使用日本國有財產，免稅減稅，以及投資、匯兌、航空、水陸運輸及郵電等等的優遇，甚至電報、電話、煤氣、自來水等的使用與費用也有“特例法”。治外法權方面則有“民事特別法”、“刑事特別法”，有所謂警察和行政上的治外法權、經濟上的治外法權等。美國軍隊不但有其自己的法律，甚

至還可搜查和拘捕日本人。而日本人民所犯的刑事案件，在美軍駐區內，美軍也有權從事搜查和拘捕。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日本國家地方警察本部長官齋藤昇且宣稱：將按照“刑事特別法”來嚴格取締全國各地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的鬥爭。

美國人在日本是無法無天的。美國兵殺人、搶劫、強姦等案件層出不窮。根據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軍總部憲兵隊公開承認的縮小了的數字，僅一九五二年一月的一個月內，光是重大犯罪案件就達二十八起，其中殺人案八起。至於被認為“不重大”的罪案，當然更不計其數。日本國家地方警察本部的“外國軍隊人員犯罪情形白皮書”縮小了的統計說：從舊金山“和約”生效到一九五三年四月為止的一年間，駐日外國軍隊人員犯罪案件共達三千三百八十二件，其中美軍犯罪案三千零十二件。而性質嚴重的犯罪案，比前一年激增了百分之二十六。按日本警察局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表的數字，自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軍隊開始佔領日本時至一九五三年三月，駐日美軍的犯罪案就達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四件，其中包括：強姦案五千五百九十二件，盜竊案四千六百一十一件，武裝搶劫和毆打案三千三百八十四件，謀殺案一百七十七件。平均計算，駐日美軍每天強姦二次以上，偷竊一次以上，武裝搶劫和毆打一次以上。一個國會議員曾調查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三個美國兵白晝持槍搶劫富士銀行千住分行的案子，從警察當局方面所得到的結論是：警察沒有權力逮捕他們，即使正遇到在殺人，也因不能對外國人用槍而無法制止。美國兵同樣可以任意強姦日本婦女。曾經被美國兵侮辱的日本婦女的一本書信集“日本的貞操”的編者水野浩在該書的跋言裏說：“美國軍官和大兵（包括高級軍官和憲兵），不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只要興之所至，就可毫不在意地強姦婦女。這是在美

國基地上工作的人誰都知道的。”又說：“如果這個婦女反抗的話，她就會有生命的危險。即使叫喊，也沒有人敢來幫助。要是有人敢來幫助，這個人就可能被判處十年到十五年的苦役。”

顯然，日本已經成為美國十足的殖民地了。不管美國和日本賣國政府怎樣欺騙人民，名義上的“獨立”終究掩蓋不住實質上的殖民地性的附屬國地位。“和約”訂立那天日本賣國政府要日本人民舉行慶祝，但日本人民都普遍地作沉痛的誌哀，認為這是日本人民帶孝的日子。

幾年來親歷着美帝國主義橫暴殘酷的奴役統治，日本廣大人民更加覺悟了，他們的愛國情緒已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爭取獨立自由的力量。除少數依附於美國的賣國分子外，差不多所有日本的各階層人民，都已捲進了這個鬥爭的行列裏面。美國的貪婪掠奪行為甚至使得有些大資本家也逐漸感到不安，例如跟美國壟斷資本有勾結的日本資本家組織“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也對美國淪日本經濟為美國經濟附庸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表示不滿，這個團體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正式派代表向吉田政府表示態度時警告說：外國資本在日本的勢力已經非常雄厚，如果再允許美國人按照新條約自由購買日本的股票，他們就可以操縱市場進行投機，並控制基本的工業和進出口公司。日本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之一“每日新聞”在反映日本工商界意見而反對美國資本享有“國民待遇”時說：美國資本想利用它的優勢地位來使日本工業喪失和美國競爭的能力，並主宰日本國內市場。日本資產階級另一張大報“朝日新聞”於“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簽字的次日（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評論說：這個條約“對於日本經濟的立場，並未給予充分考慮”。在全國輿論壓力之下，日本國會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所通過的不信任吉田內閣的決議文

中，也不得不率直指出吉田政府完全無力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日本，違反日本人民要求獲得民族獨立和國家繁榮的願望。這裏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影響程度。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社論，對於這種情況大為憂慮，它說：“……將會有很多人爲了謀取政治利益而大事鼓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由現在開始，和日本打交道時必須更機智一些，因爲我們從外面進行的每一種干涉行動都可能被壞人利用去作政治資本。”的確，在廣大人民的怒潮下，連向美國爭寵的各反動政黨，也曾不得不盜竊“爭取獨立”之名來進行競選。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又說：“有證據說明日本的反美情緒是越來越高漲了”，對此“不應熟視無睹”。該報承認日本反美情緒所以越來越高漲，是由於美國佔領日本和控制日本政治和經濟主權之故。美國“華盛頓郵報”也說：“日本老百姓很討厭美軍的友好的守衛任務。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在日本中間產生更深的反美主義和中立主義的毒素。”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日美聯社指出：“幾本把美國兵描寫成爲日本的公敵而不是保護者的書，現在像熱燒餅一樣地暢銷着。同樣，對美國兵的放肆的譴責現在差不多成了日本雜誌和報紙每期必登的內容，如果它們想要維持或者要增加它們的銷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紐約時報”東京通訊寫道：“許多日本官員和美國人對於日本人民中反美情緒的增長，越來越感到焦慮。”它認爲日本人民所以反美，“美國武裝部隊駐紮在日本，是這個問題的中心”；而軍事基地則是“日本人民爭論得最熱烈並且經常提到的問題之一”。它又承認美軍傷風敗俗的淫亂穢行，爲日本人民所深惡痛絕。美國報紙的這些言論，反映了日本人普遍的反美情緒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不安心情。

日本人民的要求真正獨立和反對美國奴役的運動，是日本和平運動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礎。日本人民從痛苦的經驗中日漸了解：美國佔領日本和強迫日本締結各種奴役性的條約，其目的是要把日本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和戰爭基地，美國的戰爭計劃將置日本於毀滅之途。因此，要獲得真正獨立而免於美國奴役，必須反對美國的戰爭計劃，要使日本免於戰爭的災禍，必須掙脫美國的桎梏。隨着這種覺悟的增進，日本的和平運動就和民族獨立運動日益密切地結合起來。反對“亞洲人打亞洲人”而拒絕替美國帝國主義當“肉彈”，反對把日本當作軍事基地並要求撤退美國軍隊，反對美國干涉日本經濟和對外貿易而要求自由與外國（主要是中國）通商等等事情，一方面是民族獨立運動鬥爭的目標，一方面也是和平運動鬥爭的目標。

因此，要了解日本和平運動，必須同時了解日本的民族獨立運動。爭取和平的鬥爭與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之不可分離性，在日本體現得最為明確。

（二）日本人民曾飽受戰爭尤其是原子彈的災難，對戰爭的恐怖感特別強烈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不但使亞洲各國飽受戰禍，日本本身也受到巨大損傷，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大規模轟炸以至使用了原子彈，使日本人民遭遇了可怕的災難，迄今瘡痍未復。據一九四六年美國“世界年鑑”所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陣亡、受傷、被俘和失蹤的總數共計五百零八萬六千餘人。按照戰爭結束時日本官方顯然低估的統計，國內人民遭空襲而死亡者二十六萬，負傷者四十二萬，共六十八萬人；房屋毀二百三十萬間，學校毀四千所；直接受到戰爭災難的人民達九百二十萬人。戰前

日本人口一向男多於女，常爲一〇一與一〇〇之比，戰時轉爲女多於男，一九四九年曾變爲八八・九五（男）對一〇〇（女），一九五〇年爲九六・二八對一〇〇。

原子彈的災禍更大。日本官方於戰爭結束時報告，廣島死者七萬八千一百五十人，失蹤者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人，傷者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五人，一般被害者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七人；長崎死者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人，失蹤及傷者四萬一千九百三十五人。而據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廣島市長的廣播，上述數字還是由於日本政府當時不願把原子彈真正破壞力告訴美國，故意大大縮小了的。又據一九四九年長崎市原子彈資料保存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長崎死者七萬三千九百人，失蹤及傷者七萬六千八百人。倖免於死的許多廣島和長崎的人們，迄今仍患着痛苦的“原子病”。

日本少數法西斯好戰分子雖然不惜出賣國家民族，投靠美國，想在戰爭中發財，但日本人民却知道戰爭只會帶給他們死亡和災難。美帝國主義者想拿原子彈來嚇人，不想却把曾經飽受原子彈痛苦的日本人民更加激怒了。特別是廣島和長崎的居民，每年都在受原子彈轟炸的那一天作沉痛的紀念，並且展開了全國性的控訴運動。原子彈災害展覽會在全國各地展出，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平獎金的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婦所作的原子彈災難圖，在日本廣泛流傳。連著名大資產階級報紙“朝日新聞”的附刊“朝日畫報”，也曾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廣島受原子彈轟炸的那一天，刊行了一本關於原子彈災害的專集。唯一受過原子彈災禍的日本人民，對於原子彈的強烈憎恨，不是偶然的。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的簽名運動，日本雖在極爲困難的條件下，簽名者也達到六百餘萬。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紐約時報”承認日本人民

反美“是勢所必然的”，它說：“美國人首先拿日本人來試驗原子彈，因此，日本人憎恨美國人”。揭露原子彈災害，從而提高人民對於戰爭禍患的認識的宣傳，成為推進日本和平運動的重要動力之一。

反對戰爭，反對軍事基地，反對復活軍國主義，反對重新武裝，反對為重新武裝而修改憲法，反對徵兵，宣傳“亞洲人不打亞洲人”，要求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細菌武器，要求立即停止侵朝戰爭，要求以協商方法和平解決國際紛爭，要求發展和平貿易等等運動，在日本全國各階層中間廣泛展開。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簽名達到六百四十一萬個以上，一九五二年開始的要求立即停止侵朝戰爭、反對徵兵及反對重新武裝、擁護和平憲法的簽名運動，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一共徵得了三百五十萬個簽名。

日本人民不願再有戰爭，更不願替美國當“肉彈”而進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罪惡戰爭。保安隊（原稱警察後備隊）入隊的人越來越少了，除少數糊塗分子或為生活所迫者外，都不願入隊。日本教職員工會於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七月曾作過全國性的民意測驗，詢問是否願意加入警察後備隊（保安隊）時，百分之七十八的人不願入隊，百分之八的人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肯參加，百分之六不置可否，僅百分之八的人說是表示“願意”入隊。又問是否贊成徵兵制時，百分之七十二點四反對，百分之十七點六表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能實行徵兵制度，百分之三點六不置可否，僅百分之六點四說是表示“贊成”。一九五三年五月間，日本“朝日新聞”進行輿論調查時，承認反對重整軍備的呼聲，不分男女老少，已經普及到了每一個階層。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日本“每日新聞”社論寫道：日本公眾對於日本在美國控制下重新武裝，“將永遠充滿了不滿和

懷疑”。又說：“政府若不估計羣衆對於重新武裝的情緒，一定會造成危險局面”。

美國和日本反動政府人爲造成的貧困、失業及廣大農村的破產，雖然成了招募保安隊的“有利條件”，但很多人還是寧肯挨餓不願入隊。已經入隊的則時有逃亡，保安隊員逃亡和自殺事件不斷增加，他們且以被叫做“美國的僱傭兵”而深爲痛苦。他們並害怕被派到什麼地方去給美國侵略者做替死鬼。日本資產階級報紙“產業經濟新聞”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六日寫道：“青年人_們不願應徵入伍，因爲他們感到自己純粹是美國資本家的僱傭兵”。日本婦女們除進行不讓丈夫、兄弟和兒子去當兵的運動外，還展開了不去保安隊當護士及不嫁給保安隊隊員做妻子的運動。東京長野町一個女子因未婚夫是海上保安隊隊員，聽人說起保安隊就要變成正式軍隊後，幾夜睡不着覺，終於解除了婚約。

日本資產階級的共同通訊社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的電訊中說：“重整軍隊和修改憲法問題在日本獨立後第二年將成爲最大的政治問題。‘我們不要戰爭，從地球上消滅原子彈。’這是戰後日本人民的呼聲。”一九五三年四月日本議會的競選，主要就是集中在重整軍備問題上，連已經執行重整軍備計劃的吉田自由黨及曾經公開主張重整軍備的鳩山自由黨和重光葵的改進黨，當時也都不敢正面提出重整軍備了。以重整軍備爲目的的美國對日本的“共同安全署援助”計劃，遭到日本人民強烈的反對。“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賴斯頓在報道一九五三年八月日本人民舉行廣島被投下原子彈的八周年紀念時，不得不承認：“日本人民不僅深信戰爭沒有給他們帶來好處，而且沉痛的教訓已使他們痛恨一切與戰爭有關的事情”。他說：“在各地紀念會上表現出來的有增無已的要求和平的情

緒，的確值得在東京的美國當局深深考慮。”供認美國“經常是最期望有新的日本軍隊來接替美國軍隊在遠東的一部分負擔”的美國“新聞周刊”，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以“落空了的希望吞沒了日出之國”為題發表論文，承認由於日本人民普遍厭棄戰爭，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計劃正遇到很大困難。它說“美國擴充日本現有軍隊受到了障礙。在今天的日本，當兵是不得人心的，而實行徵兵又被憲法規定為不合法”。它指出日本人民“斥責保安隊人員是美國的僱傭兵”，因而懷疑“日本武裝部隊是否有作戰的意志”，並認為，這“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激勵士氣的東西”。

越來越顯著的日本人民強烈的反戰情緒，使美國在日本組織僱傭軍計劃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而和平運動則得以廣泛展開和迅速增長。

(三)美國戰爭政策下日本人民極度貧困和不自由， 和平運動與改善日常生活的鬥爭相結合

美國在日本建築軍事基地、擴大軍火生產、招募僱傭軍，以及進行各式各樣的勒索，把沉重的負擔壓在日本人民的身上。在美國的戰爭計劃中，是要日本賠人又賠錢，它想取得盡可能少化錢或不化錢的砲灰和各種軍事供應。依附於美國侵略者的日本賣國政府，則在美國鞭策之下，用勁向日本人民進行搜刮。

在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賣國政府聯合起來的血腥統治和壓榨下，日本已經民不聊生了。日本民間普遍傳播着這樣的話：現在已經活不了，下去更沒法生活，再打仗時不打死也會餓死。

日本政府的預算年年增加，其絕大部分是為了軍事的目

的。據森田敬造在日本“前衛”雜誌一九五三年七月號和八月號連載的一篇文章中所述，吉田政府爲了擴充與維持美日兩國軍隊，從戰爭結束至一九五二年會計年度爲止，以終戰處理費、防衛支出費、安全保障費及媾和關係經費等名目，共支出總額七千數百億日元，如再加上其他會計項目和特別會計項目中的間接軍費，日本軍費支出總額實際上已達到一萬億日元的龐大數目。不消說，這筆款項都是以賦稅的名義重重地壓在日本勞動人民的肩上的。

一九三五年，稅收僅佔日本預算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五〇年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點四，一九五二年竟飛躍地增至百分之七十三點六。一九五三年度的賦稅總額（專賣利益在內）竟達八、五一九億日元，也就是日本每一國民每年要負擔到一萬日元之巨。要是再加上約二、九〇〇億日元的地方稅，則日本國民每年所負擔的賦稅就要達到一萬億日元這樣的天文數字。結果，戰後日本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尚不及戰前的一半，特別是小企業中的員工，他們的工資還不到戰前的四分之一。據一九五四年一月號日本“產業勞動月報”的報道，單在一九五三年一年中，日本生活費指數就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六點七，而同時實際工資的指數又下降了百分之四點三。

隨着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的簽訂，日本的重整軍備勢必加緊進行，日本人民的捐稅負擔因而也將更爲沉重。日本資產階級雜誌“經濟往來”曾估計：按照吉田政府接受美國共同安全法的“援助”進行重整軍備的計劃，到第五年，日本方面的實際軍費支出將達三千九百億日元。這將使稅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目前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六增至百分之二十九點五，而戰前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僅佔百分之十三點八，估計人民生活水平將繼續下降百分之十五點八。